

中国器物在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中的空间叙事

陈绍平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江西 共青城 332020

【摘要】：十八世纪是中英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中国器物大量进入英国，不仅掀起“中国风”的装饰热潮，也悄然渗透进当时兴起的哥特小说创作之中。本文聚焦于《奥特朗托城堡》等代表作品，探讨这些中国器物如何在哥特小说的叙事中发挥功能。研究发现，它们并非简单的背景装饰，而是成为推动情节、营造空间与承载想象的关键叙事元素。屏风通过区隔空间制造窥视与悬念，瓷器以其易碎性隐喻权力的脆弱，漆器则以幽暗的质感映照人物内心的焦虑。

【关键词】：中国器物；哥特小说；空间叙事；物质文化

DOI:10.12417/2982-3846.25.05.004

引言

18世纪是中英跨文化交流与物质贸易体系形成的关键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导对华贸易后，中国瓷器、漆木屏风等器物大量输入，推动欧洲“中国风”潮流，也影响英国文学创作。同时，以《奥特朗托城堡》为标志的哥特小说兴起，中国器物并非单纯装饰，而是具备叙事能动性的“活性道具”。本文以多部经典哥特小说为对象，剖析中国器物在空间建构、悬念生产与异域想象中的核心功能，揭示跨文化矛盾与英国社会心态。

1 贸易语境下的中国器物：物质流通与文学介入

1.1 18世纪中英贸易中的中国器物输入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18世纪中英贸易的核心载体。据档案记载，1729-1799年间，英国从广州进口的瓷器年均超200万件。此外，漆木屏风、象牙雕刻等工艺品进口量亦显著增长，张剑考证显示，1730-1790年间，东印度公司年均进口漆木屏风5000余件；象牙雕刻以小型摆件为主，年均进口约3000件，成为贵族陈设。^[1]李华川通过庄园考古报告证实，18世纪中后期英国中上层家庭中国器物拥有率达68%，其中以瓷器与屏风最为常见。^[2]

物质输入催生英国社会对中国的文化想象。伏尔泰在《风俗论》中盛赞中国瓷器工艺，视其为“理性文明”的体现；乔治·安森《环球航行记》虽批判中国贸易政策，仍认可器物“无与伦比的精美”。这种双重认知为中国器物进入哥特小说奠定基础，而英国本土仿制工艺滞后，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器物的异域性与稀缺性，使其成为理想叙事载体。

1.2 哥特小说对中国器物的叙事选择

哥特小说作家对中国器物的选择具有鲜明功能性，核心是器物特性与哥特叙事需求的精准匹配。漆木屏风的折叠与遮挡性可构建“可见/不可见”二元空间，契合“表层现实与深层秘密”的叙事张力，是最受青睐的类型；青花瓷的易碎性与异域纹饰，成为承载权力隐喻与悬念的载体；黑漆家具的幽暗色调强化空间压抑感，反光特性则连通物理与心理空间。霍勒斯·沃波尔《奥特朗托城堡》便以别墅内黑漆描金屏风为原型，将其转化为服务于空间营造、悬念生成的叙事道具，体现对物质文化与文学叙事关联的精准把握。

2 空间叙事：中国器物与哥特空间的多维建构

中国器物凭借独特的物理特性与文化属性，从空间分割、权力隐喻、心理投射三个维度深度参与哥特空间建构，将单纯的物理场景转化为承载意识形态与情感内涵的叙事空间，有效强化了哥特小说的神秘、恐怖核心氛围。

2.1 漆木屏风：空间分割与窥视焦虑

屏风的叙事功能在于通过空间分割创造“可见/不可见”的二元对立格局，强化哥特空间的神秘感与压迫感。在安·拉德克利夫《乌多尔福的秘密》中，女主进入乌多尔福城堡密室时，“一面巨大的黑漆描金屏风将房间隔为两半，屏风上绘着中国园林：亭台楼阁掩映在竹林中，曲折的小径蜿蜒其间，却有几处墨色晕染，仿佛被血迹玷污，在摇曳的烛火下更显阴森可怖”^[3]。这面屏风将空间划分为“安全表层”与“秘密深层”，使艾米莉既渴望绕过屏风探索背后的秘密，又深陷未知危险的恐惧之中，这种焦虑情绪同步传递给读者，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

作者简介：陈绍平（1983年生），男，汉族，江西省高安市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

基金项目：九江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课题《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中的中国器物审美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6YB245。

此外,屏风的可移动性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超自然氛围。

《奥特朗托城堡》中,曼弗雷德书房的中国屏风无人触碰时自行移动,露出暗门,且每次移动都会伴随低沉的叹息声。屏风后的空间代表着未被揭示的“未知知识”,对其窥视本质上是对知识权力的争夺,谁能突破屏风的遮挡,谁就掌握了揭秘的主动权。同时,屏风上的中国纹饰与哥特城堡的欧洲建筑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异质性,使读者产生心理疏离感,深化了哥特空间的压迫氛围。

2.2 青花瓷:易碎性与权力隐喻

青花瓷的易碎性与外来性,使其成为哥特空间中权力关系的重要物化载体。在马修·刘易斯《修道士》中,修道院密室的祭坛上摆放着“一只巨大的青花瓷瓶,瓶身绘着张牙舞爪的龙纹,瓶口插着枯萎的黑色玫瑰,瓶身被镀金边框包裹,置于天鹅绒衬垫之上”^[4]。这只瓷瓶被置于神圣空间的核心位置,成为宗教权威的象征。而瓷器的易碎性又暗藏权力脆弱的隐喻——当安布罗斯试图夺取瓶中的遗嘱时,瓷瓶突然坠落碎裂,夹层中的信件散落而出,这一情节不仅是叙事的转折点,更标志着宗教权威的神圣外衣被撕破,贪婪虚伪的本质彻底暴露。

这种“瓷器破碎=权力崩塌”的叙事逻辑,在18世纪英国哥特小说中具有普遍性:克拉拉·里夫《老英国男爵》中,古堡大厅壁炉台上的中国青花瓷茶具是家族权力的象征,仅家族继承人可使用,反派为篡夺继承权故意打翻茶具,瓷片四溅的场景既是对家族权威的公然挑衅,也预示着旧有权力秩序的瓦解;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主人公维克多在创造怪物失败后,愤怒地摔碎桌上的青花瓷瓶,瓷片四溅的景象恰如他破碎的理性。

2.3 漆器家具:幽暗色调与心理投射

以黑漆为主要色调的中国漆木家具,通过幽暗色泽与反光特性,成为连接物理空间与人物心理空间的重要媒介。克拉拉·里夫《老英国男爵》中对古堡宴会厅的描写极具代表性:“古堡的宴会厅陈设着一套完整的中国漆木桌椅,桌面与椅面均为黑漆描金,光可鉴人。傍晚时分,烛火在大厅中摇曳,光线昏暗,漆木桌椅的幽暗色调与墙壁的灰色石材相互映衬,使整个大厅显得阴森可怖。宾客们坐在漆木椅子上,身影被烛火拉长,投射在墙壁上,如同鬼魅一般”^[5]。幽暗色调与昏暗环境的叠加,强化了空间的压抑感与阴森感,让人物刚进入空间便陷入恐惧不安的情绪中。而漆木家具的反光特性更实现了心理投射,主人公埃弗拉德在怀疑自己身世时,注视着漆木餐桌反射的影像,影像在烛火摇曳下不断扭曲,恰如他内心的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

另外,漆木家具上的描金纹饰进一步强化了心理恐惧。安·拉德克利夫《意大利人》中,女主埃米莉亚被囚禁的古堡

密室内的中国漆木书桌上,“黑漆表面绘着描金的中国山水,在微弱的烛光下,山峰的轮廓仿佛变成了狰狞的面孔,河流的纹路仿佛变成了流淌的鲜血”^[6]。这些纹饰通过视觉错觉引发人物的恐怖幻觉,而幻觉又反过来加深对空间的恐惧认知,形成“器物-空间-心理”的恶性循环。这种建构方式使哥特空间从单纯的物理场景升级为承载心理内涵的叙事空间。

3 悬念生产:中国器物的叙事触发机制

悬念是哥特小说的核心叙事魅力,其生成逻辑在于“信息差”的精准构建,营造“期待-紧张-解惑”的叙事节奏。中国器物凭借符号模糊性、功能反常化与情节关联性的特质,成为悬念生产的关键“叙事触发器”,显著增强叙事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3.1 符号模糊性:纹饰的意义错位与悬念生成

因文化差异存在明显的“符号模糊性”,中国器物上的纹饰本义与读者解读义之间产生“意义错位”,这种错位被用于悬念生产。威廉·贝克福德《瓦提克》中,主人公在古老神庙发现一只“精致的中国漆盒,盒身以黑漆为底,绘着描金的神秘符号:似字非字,似画非画,排列整齐却又毫无规律,仿佛在诉说某种古老的诅咒”^[7]。事实上,这些符号实则为寓意吉祥的缠枝莲纹。作家强化其不可解读性,使瓦提克为解读符号四处寻访智者却屡屡受挫,随着情节推进,符号与命运的关联逐步浮现,延长悬念,强化了叙事的神秘氛围。

《乌多尔福的秘密》中也有类似设定,艾米莉发现母亲遗留的青花瓷手镯,内壁刻着细小的中国纹饰,看似山水图案,却在山峰间隐藏着奇怪线条。这些线条实为中国传统云纹,并无特殊含义,但拉德克利夫将其建构为秘密密码。艾米莉发现其与屏风图案相似后尝试解读,每一次排除猜测都升级悬念,直至小说结尾,真相才浮出水面:纹饰是母亲的签名变体。这种设定实现了符号悬念与人物情感、主题表达的深度融合。

3.2 功能反常化:器物越界与超自然悬念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器物有着明确的功能定位,而在哥特小说中,中国器物常脱离常规功能呈现反常行为,模糊自然与超自然界限,触发超自然悬念。《奥特朗托城堡》中曼弗雷德书房的黑漆描金屏风便是典型,这扇屏风无人触碰却自行移动,露出暗门并伴随叹息声。这种反常行为引发一系列悬念:屏风为何自行移动?暗门后隐藏着什么?叹息声源自何处?推动情节并升级紧张感。而后续情节揭示:屏风移动是城堡前任主人幽灵作祟,暗门后是前任主人的遗骸与被剥夺的权力象征,叹息声则是对曼弗雷德非法夺权的控诉。

《意大利人》的“发声青花瓷枕”亦体现此特质,卧室中的瓷枕每夜固定时间发出呜咽声,突破睡眠辅助功能成为悬念核心。埃米莉亚夜间观察无果,读者猜测是超自然力量或人为

机关，加剧囚禁焦虑。结尾揭示是母亲设计，瓷枕夹层的头发摩擦发声，且藏有揭露阴谋的信件，凸显母爱与反抗主题。

3.3 情节关联性：器物作为线索链的叙事整合

哥特小说情节碎片化，中国器物凭借物质连续性，成为串联情节的“线索链”，整合秘密线索并引导接近真相。《乌多尔福的秘密》中，艾米莉对母亲真实身份的探寻过程，正是通过三件具有情节关联性的中国器物逐步推进的。第一件是母亲遗留的黑漆描金匣，内装一条绣着中国山水的丝帕，这是探寻真相的起点线索。第二件是城堡密室中的青花瓷瓶，瓶底刻着与丝帕相同的山水纹饰，旁边还有细小印记，通过纹饰关联将情节从母亲遗物延伸至城堡秘密，悬念进一步升级。第三件是修道院的黑漆描金屏风，屏风上的山水图案与丝帕、瓷瓶完全一致，角落还隐藏着母亲的签名，最终形成完整线索链，揭露母亲是被陷害的贵族小姐、曾被囚禁于乌多尔福城堡的真相。

《修道士》中，安布罗斯的阴谋揭露也借助中国器物构成的线索链推进：仆人发现藏有加密信件的漆盒，调查者找到藏有密钥的青花瓷瓶，最终在象牙雕刻上发现匹配符号，揭露其与恶魔交易的真相。中国器物作为“物质线索”，相较于人物对话、信件等线索更具可靠性与直观性，既增强了叙事说服力，又承载着哥特小说“正义战胜邪恶”的核心主题。

4 结语

可见，中国器物并非哥特小说的偶然装饰，而是具备叙事能动性的“活性道具”，是连接中英物质贸易与文学想象的重要媒介。空间建构上，漆木屏风制造窥视焦虑，青花瓷隐喻权力脆弱，漆器家具连通物理与心理空间；悬念生产上，通过符号模糊性、功能反常化与情节关联性构建悬念体系；异域想象上，承载英国对东方的双重想象，形成“向往-恐惧”的情感结构。这些功能本质是东方主义话语的文学实践，反映中英跨文化交流中的权力关系与18世纪英国的复杂文化心态。

参考文献：

- [1] 李华川. 18世纪英国的中国热与“中国风”的衰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 张剑. 东印度公司与18世纪英国的中国器物消费[J]. 历史研究,2018(04):89-105.
- [3] Radcliffe, A. The Italian[M]. Edited by D. L. Macdonald and Kathleen Scher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28.
- [4] Lewis, M. The Monk[M]. Edited by Chris Baldi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9.
- [5] Reeve, C. The Old English Baron[M]. Edited by Clara Tu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56.
- [6] Radcliffe, A. The Italian[M]. Edited by D. L. Macdonald and Kathleen Scher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86.
- [7] Beckford, W. Vathek[M]. Edited by Roger Lonsda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42.